

新編家 新編

第一輯

03000

天子出版社

新演劇編輯委員會編

新演劇

第一輯

執筆者

章 原 郁文 詠

許 晴 江韻 珊

天下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北京

新演劇 第一輯

編輯者 新演劇編輯委員會

北京地安門內米飯胡同三號

一九五一年八月出版

出版發行者 天下出版社

1—6000册

北京地安門內米飯胡同三號

定價 1.00元

印刷者 解放印 刷 廣

北京東城錢糧胡同十一號

院而壇講爭門是蘇為和平的劇院

三個士兵（電影演員研究院）

在某一國家內（即陰謀，莫斯科小劇院）

難忘的一九一九（中央紅軍劇院）





布拉哥依然是我的（莫斯科话剧院）

雪球斯朴（基辅法麻科话剧院）



勇邦耶影（斯维德济夫斯克话剧院）



正義的法律 (莫斯科話劇院)

衛隊里華爾茲 (華赫坦高夫劇院)



青年近衛軍（列寧格勒小歌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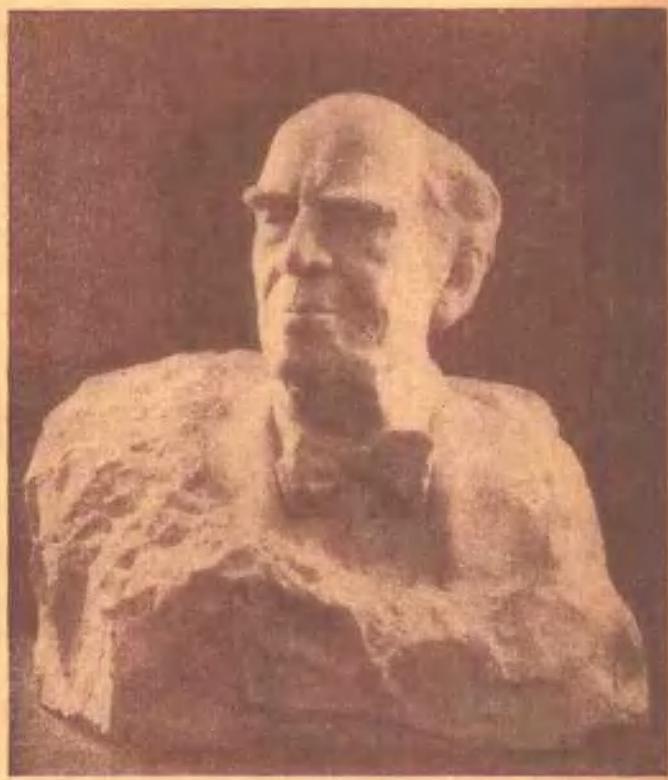


偉大力量（莫斯科小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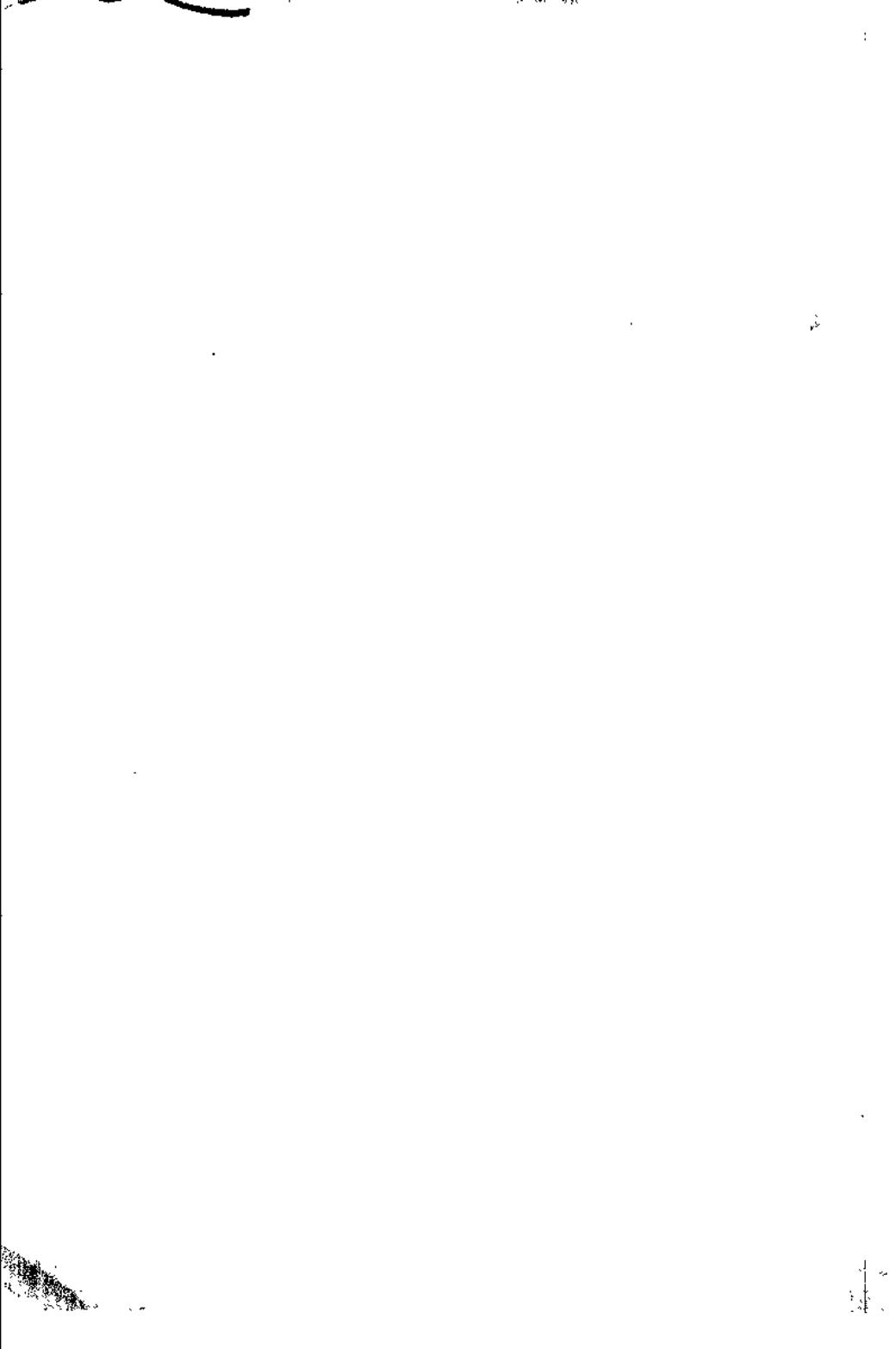
有陪嫁的婚禮（涅刺劇院舞台設計圖）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影像

苏联工人
资料组
藏书





告 讀 者

『新演劇』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抗日戰爭前夕創刊於上海。那是一個民族危機深重，救亡運動澎湃的時期；上海是救亡運動的中心之一，進步的戲劇工作與民族救亡運動密切結合，作為民族解放鬥爭的號角。革命現實主義的戲劇運動，開始了進一步的發展。『新演劇』的發刊是企圖對革命現實主義的戲劇運動盡一點推動的力量。

創刊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了，廣大的戲劇工作者投入了戰爭，『新演劇』為配合當時的需要，在武漢、重慶，也會繼續出版過。但由於反動統治的摧殘與壓迫，終於在一九四〇年停刊了。

這些年來，在毛澤東文藝方向的輝煌指導下，在革命鬥爭的長期鍛鍊中，廣大的戲劇工作者已經開始了一個急遽的思想與感情的改造；在我們中間已經湧現了許多新的優秀的工作者，出現了許多新的優秀的作品和新的優秀的演出。革命現實主義的戲劇運動是豐收的、勝利的。

但是，如果和廣大人民革命鬥爭的輝煌勝利相比，我們的工作還是遜色的。不僅這樣，廣大人民的日益發展的新生活，向我們提出了表現這種新生活和指導這種新生活的重大任務。擔當起這一個壯嚴而重大的任務是光榮而又艱巨的事。我們還必須有更辛勤的勞動和更認真的學習。

就在這一個時期，『新演劇』復刊了——暫時以一種不定期的集刊形式出現。我們從新開闢出這一個園地，以供大家討論問題，交流經驗，並介紹先進國家，尤其是蘇聯，在戲劇藝術上的成就與經驗。我們懇切希望廣大的戲劇工作者和一切愛好與關心人民戲劇的讀者給我們以大力支持，為革命現實主義戲劇運動的更大豐收與更大勝利而共同奮鬥。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

目 錄

蘇聯的劇院是爲和平而鬥爭的講壇（蘇聯・「演劇。批判論」）	5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研究	
深刻地研究和創造地發揚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遺產	
（「蘇聯藝術」報編輯部專論）	12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遺訓（蘇聯・季德羅夫）	39
演員	
演員的責任（蘇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37
演員創造角色的例案（蘇聯・賈欽托娃）	41
演員的道德觀（蘇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46
導演	
戲劇導演的基本知識（美國・海夫納）	74
舞台技術	
舞台裝置原理（美國・格斯納）	91
電影	
蘇聯電影的實驗（蘇聯・羅沙諾）	96
蘇聯電影編導問題（蘇聯・謝爾賓那）	111
歌劇	
蘇聯歌劇編劇問題（「蘇聯藝術」報）	117
舞劇	
論舞劇（英國・哈士克爾）	121
蘇聯劇院	
蘇聯演劇的道路（蘇聯・阿爾別爾斯）	127
劇本	
自由列車（蘇聯・伍良齊斯基）	143

蘇聯的劇院是爲和平而鬪爭的講壇

(蘇聯『演劇』月刊社論)

在和平運動的前衛上，有在戰鬥中久經鍛鍊的偉大蘇聯人民。蘇聯是和平運動的砥柱和希望。蘇聯跟中國一起，跟人民民主國家一起，跟世界各國數以百萬計的友人一起，現在代表著一種不可摧毀的力量。喜歡在戰場的火上燙燙手的任何願望碰到這種強大的力量就會打得粉碎，正如浪濤碰到岩石就會打得粉碎一樣。

戰爭是什麼，蘇聯人民知道得很清楚。斯摩棱斯克各農村被焚後的灰燼，列寧格勒街道上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婦孺，在斯大林格勒的馬麻耶夫墓旁，在伊里明湖畔倒下來的英雄的血跡，——這都是忘不了的。

和平勞動的愉快，經營園圃、增加收成、教養孩子的幸福，蘇聯人民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們重視和平，正如無限愛慕創造性勞動的和憎恨某種反自然行爲似地憎恨破壞行爲的勞動者纔能重視和平一樣。

『蘇聯人民爲了千方百計地鞏固和發展和平保衛者的隊伍，並擊破侵略者的犯罪計劃，將不惜犧牲任何精力和任何勞動』(G·M·馬林科夫語)。

我們的黨也是這樣說法，全體人民也是這樣說法。蘇聯人民正在用盡一切辦法，使地球上不再血流成渠，使人類天才的創作用來裝飾全球，使城市的廢墟不再醜化，使童年的歡樂不再埋葬在戰場的火裡。

在和平運動中，先進的知識份子在起着顯著的作用。蘇聯的作家、電影工作者和演劇工作者、美術家和音樂家、教師和新聞記者都是各種和平保衛計劃的始終不渝的和積極的參加者。他們在各次大會的講壇上發出號召。他們的創造性的勞動被爭取和平與民族幸福的鬥爭鼓舞着。蘇聯知識份子在自己的思想和事業方面跟人民團結一起的範例正在鼓舞外國的智力

勞動者，幫助一切正直的文化工作者轉向和平與民主的陣容。

作為爭取和平這一鬥爭的全部戰線之一部份的便是戲劇藝術。在戲劇藝術方面，正如在其它一切的意識形態方面一樣，進步的力量和反動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和戰爭的力量，現在正在彼此對抗着。

現代的資產階級戲劇早已變成戰爭挑撥者的反動思想和反動道德的宣傳者了，早已變成人類靈魂的腐化者了，早已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強取豪奪的學校了。「兇手和刑吏，在美國作家的筆下，在逐漸變成民族英雄，描寫成爲一種超人」，——霍華德·法斯特的這些字句完全是對那種出賣自己而爲華爾街服務的資產階級戲劇中所有的主人翁說的。

資產階級戲劇正在廣大地宣傳世界主義，宣傳那種含有毒素的賣國賊的哲學。在這些賣國賊看來，賺錢多的地方就是『祖國』，賺錢多的事業就是『人生事業』。美國的反動份子在西歐各國，特別活躍地在散佈世界主義的思想。他們在歐洲的劇院裡拼命在繁殖和支持那新出現的、匍匐在金圓面前的吉斯林之流，藝術中美國化的吉斯林之流——所有那些薩特爾和安諾爾、馬爾諾和克斯勒之流，都在幫助自己的大西洋西岸的主子們把歐洲人的市場和腦袋加以美國化。

資產階級的戲劇將直接宣傳掠奪、間諜活動、賣國行爲、兜殺以及美國化超人的其它冒險行爲跟散佈『爲藝術而藝術』、藝術的『無政治性』等等騙人理論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當你生活在戲劇頂點的時候，你要寫作戲劇，就感到非常困難』，——英國女劇作家瑪克·克麗金在戰時曾說過這麼一句話。但換句話說，與瑪克·克麗金持同一見解的人們，現在正在固守這種『不介入生活』的立場——一部份人說表現現代性的困難，另一部份人的意見則顯得更爲激烈，他們斷定現代生活一般地不能用作藝術的材料，藝術應當研究下意識的範圍，先驗的深度……他們將藝術跟生活割裂開來，將藝術移植到觀念論的抽象化的土壤裡去。

在頹廢藝術的乾燥土壤上開着虛弱的和畸形的花朵：這種花朵不是用生命之液培養的，而是由資產階級藝術家的病態的、害怕生活的幻想形成的。於是，在資產階級的舞台上，出現着關於死的誘惑的、關於病態心理的人物的、關於人的生性卑賤的劇本。當湯麥斯·愛理奧特在其『雞尾

酒會」一劇中號召人類聽從命運的時候，他就表現出資產階級劇作的社會傾向。生活是畸形的，人類是卑賤的，過去和將來，永遠是如此的。——資產階級頹廢戲劇的烏鵲是有各種各樣叫法的。他們的藝術正在從精神上解除人們的武裝，向人們灌輸社會的大儒主義，灌輸對祖國、對人民、對道德的虛無主義態度。資產階級藝術的服務目的，在這種場合，也就是那種受賄刊物的服務目的：俾而戰爭不可避免，人類無能為力，人類命運等的卑鄙思想。鎮壓平民的鬥爭意志，使人類服從自己，給人類灌輸馴順地引領就戮的奴才意識，這就是帝國主義骨肉的終極目的。

蘇聯的戲劇藝術是為人民，為人民的崇高的理想和憧憬服務的。介入生活——這於蘇聯的劇作家、導演、演員，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口號，而且是一種美學的原理。他們並不是在恍惚的下意識世界裏，也不是在迷霧般的空曠的遠景裏尋求美，而是在平民建設工場和道路、幼稚園和學校，耕種田野，綠化草原的那種勞動生活本身裏尋求美。我們的戲劇用自己的藝術號召生活，號召創造——而且這正在使蘇維埃人深為折服，因為按照天職說，蘇維埃人是賴自由勞動的愉快和鼓舞而生活的建設者和勞動者。

莫洛托夫說過：『我們的文學和藝術在日益變成我們斯大林時代的旗手，同時在許多地方在促進蘇聯人民的成功，在勞動和鬥爭方面鼓舞蘇聯人民，將蘇聯的影響遙遠地傳佈到我們祖國的疆域之外。』

我們的戲劇在創造鮮明的和正確的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形象的時候，在支持和讚美蘇聯社會發展中所有新的和先進的東西的時候，在尖銳批評工作中的缺點的時候，就在幫助黨增加蘇維埃國家——為和平而鬥爭的各民族的砥柱和希望——的力量和聲威。蘇聯戲劇用自己的每一部具有完全價值的作品來推進和平事業，這些作品都是表現站在和平隊伍前衛的蘇聯人民的生活、鬥爭和勞動的。

在說到戲劇參加和平鬥爭的時候，就不能不提到表現蘇維埃人、表現他們的英雄事業和勞動功績的許多新戲。這些戲——在基輔的法蘭科劇院演出的《等球樹林》、在列寧格勒小歌劇院演出的《青年近衛軍》、在中央紅軍劇院演出的《難忘的一九一九年》，在諷刺劇院演出的《有陪嫁的婚禮》，在電影演員研究所演出的《三個兵士》，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話劇院演出的《親近的》——都是表現各種主題的和我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

的。但是把它們統一起來的就是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強大動力的高貴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思想，把它們統一起來的也就是對蘇聯人民的道德一致和政治一致的主張和讚美，對今後、對未來的渴望。在這些戲裏，價值並不是完全相等的，在這些戲裏，演得成功的形象和場幕是有多有少的。但這些戲以及近來所演的其它許多優秀的戲，在描寫蘇維埃人的性格方面，在用現實主義方法描寫蘇維埃社會的逐步發展方面，都在說明我們戲劇的新的重大成功，這是不用說的。

打擊令人厭惡的甘拜洋風的現象、培養蘇聯人民在與社會主義祖國敵人鬥爭時的警覺性和不妥協性等的劇本，在我國劇院的上演目錄中，按照權利說，是佔着重大地位的。『偉大力量』、『異邦暗影』、『正義的法律』諸劇之上演，關於蘇維埃愛國主義者打擊敵方間諜任何陰謀的劇本之上演，都具有重大的思想一教育意義。這些劇本和戲在為我們祖國和平安全而鬥爭的武庫中都是有力的武器。

暴露戰爭挑撥者——所有那些麥克弗遜、麥克希爾、威勒、勃拉溫之流，以及其他現尚蒙着民主衣冠的法西斯們——的蘇聯劇本，對於爭取和平事業說來，是有難於估價的意義的。

作為爭取和平的劇本的特點的便是在劇本中描寫資本主義各國的正直人士。他們受了殘酷的生活經驗的影響，正在斷絕資產階級的幻想，逐漸踏上反對反動力量的鬥爭道路。哈爾·斯密斯、伏爾特·吉德、克里·福斯特等的形象在描寫現代美國的劇本中佔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偶然的事。那些因受戰後各種重大事件的影響而開始復明的、對生活的真實和蘇聯在保衛和平事業中所起的作用開始深刻理解的和逐漸踏上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道路的人們所支持的和平民主陣容之成長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最獨特的現象。蘇聯劇作家根據生活的真實，指出進步的力量正在不能阻擋地成長着。他們在自己的戰鬥性的劇本中訴說着人民的不可征服性，訴說着民主陣容的偉大和力量。

從幻想民主的過渡到反對反動的人物形象之創造是蘇聯現實主義劇作的偉大功績。

但還不能把那不可避免地擺在從事外國描寫之劇作家面前的另一個重要任務認為已經解決了的任務——蘇聯的劇作家還沒有把爭取和平民主的

領導者們和鼓舞者們——那些幫助伏爾特·吉德和克爾·福斯特復明的人們，那些用他們的呼聲將千百萬人捲入鬥爭的人們——表現出來。在我們的劇作家的積極份子中，現在祇有一位秋娜·李赫姐……蘇聯觀眾有權希望劇作家在自己的新作品中創造那樣的政治家，如喬其·季米特洛夫、巴爾米洛·托里亞蒂、莫里斯·多列士，和那樣的文化工作者，如弗烈德里克·約里奧·居里、保爾·羅伯遜、路易·阿拉貢、霍華德·法斯特等的鮮明的形象和固有的特點。蘇聯觀眾有權希望劇院和劇作家創造關於出使國外的蘇聯政治家和文化工作者，如自己的偉大人民的大使公使，如保衛和平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如把蘇聯人民的鬥爭經驗和勞動經驗以及蘇聯文化的建設經驗帶給千百萬國際友人的教師等的劇本和戲。

我們的劇作家正確地表現進步力量和反動力量鬥爭的劇本不僅在蘇聯戲劇的創作生活方面、蘇聯人民的教育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人民民主國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偉大中國等的新演劇藝術之發展方面也在起着巨大的作用。這樣的劇本，如『俄羅斯問題』、『在某一國家內』、『省長』之在許多外國劇院上演，使千千萬萬的平民、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代表們驚醒起來，把他們的敵人暴露給他們看，並指示他們鬥爭的道路。蘇聯劇本之在外國上演常常變成反動力量和進步力量間的鬥爭，這不是無故的。例如在柏林會發生過這樣的鬥爭，在那里，反動團體在執行美國主子命令的時候，曾動用過各種手段——從報刊上的攻擊起一直到直接的利誘威脅，以便阻撓『俄羅斯問題』一劇的上演。他們的醜惡的流氓行爲沒有得到任何結果。但事實本身反成了一種徵候：蘇聯藝術的真實正在使戰爭挑撥者着慌。

蘇聯劇本之在外國上演，正在用蘇聯藝術的經驗豐富外國的劇院，正在幫助它們尋求走向藝術真實、走向人民觀眾心坎的道路。蘇聯藝術正在促進資產階級國家戲劇方面進步民主分子的成長。

蘇聯劇作家和演劇工作者在意識到蘇聯劇作和劇院對爭取和平事業所作貢獻的全部意義，並對這些貢獻引以自豪的時候，還不能安於既得的成就。生活在前進，蘇聯人民在向自己的藝術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在經常強調不停的和每天的鬥爭的必要性，以求進一步提高藝術的思想水準和藝術水準。

爭取和平的偉大主題需要完整的作品形式、鮮明的形象、深刻的思想。藝術作品的思想水準和藝術完整性愈高，則它的效力愈大，它對人們意識的影響愈深。這種法則性，而且跟劇院排演為和平而鬥爭的重要主題的劇本這一工作完全有關。關於導演質量和扮演質量的要求之降低；思想藝術任務之皮相的處理，排演的匆促都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戲的政治意味。

主題的現實性不會寬容任何人的作品中的思想藝術缺點。而且，主題愈重要，則蘇聯的輿論、蘇聯的觀眾對主題之藝術形象化的要求愈苛刻。

蘇聯人民一面嚴格批評皮相的、缺少藝術性的作品，一面則高興地、感激地接受那種內容深刻的戲，如雅羅斯拉夫斯克的伏爾科夫劇院演出的『在某一國家內』、中央紅軍劇院演出的『美國之聲』、華赫坦高夫劇院演出的『密蘇里華爾茲』以及許多其它的戲。這些戲正在教訓觀眾憎恨戰爭挑撥者，幫助觀眾動員和團結勞動人民進行為和平而鬥爭的正當事業，提高觀眾對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等事業的勝利信念。

——人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最近演出的一齣反法西斯戲——在莫斯科話劇院演出的『布拉哥依然是我的』——就是用這些字句結束的。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倒下去的伏契克所說的這些字句是對生者的一種遺訓。

蘇聯的劇院是為和平而鬥爭的講壇。蘇聯的戲劇大師們都是保衛和平的强大運動的參加者。他們在舞台上、在保衛和平大會上發出憤怒的、號召的呼聲，正如憎恨戰爭挑撥者的、堅決不屈地支持和平的和平軍隊的兵士所發出的呼聲一樣。他們跟全體蘇聯人民一起警覺地守衛和平，正在為鞏固和擴大強大的和平保衛者陣容，為繁榮自己的愛好和平的、但為任何敵人所害怕的社會主義祖國而戰鬥着，且將更頑強地戰鬥着。

譯者註

1. 雷韋德·法斯特——美國作家，和平代表。
2. 吉斯林——挪威的賣國賊。
3. 薩特爾——不詳
4. 安諾爾——不詳
5. 馬爾諾——不詳
6. 克斯勒——西蒙諾夫：『俄羅斯問題』劇中人物。